

Time Vision
时光幻象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何夕卷

爱别离

◎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组编
◎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

这是一幕恐怖的异象。

何麦和皮埃尔放下望远镜后都不约而同地盯着蓝江水，目光涣散而古怪。蓝江水不知所措地站着，何麦同皮埃尔一道冲到蓝江水身边，抢过他手中的那张图纸打开。几乎在同时，两人便如同身受雷击般僵立当场。

他们看到了同样一个东西，只不过一个在蓝江水的图纸上，另一个则在月亮上，仿佛月亮是一枚二十八万公里之外的邮戳，曾经在那张图纸上留下过印记……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何夕卷

爱别离

◎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组编

◎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别离 /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编. —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8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 董仁威, 姚海军主编. 何夕卷)

ISBN 978-7-115-28323-8

I. ①爱… II. ①世…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8175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录了著名科幻作家何夕的中短篇科幻小说代表作品《六道众生》、《爱别离》、《审判日》、《我是谁》、《十亿年后的来客秘》等共10篇。本书适合青少年读者、科幻和文学爱好者阅读。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何夕卷: 爱别离

-
- ◆ 组 编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 主 编 董仁威 姚海军
 - 责任编辑 张兆晋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
邮编 100061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 880×1230 1/32 彩插: 1
印张: 10.875 2012年8月第1版
字数: 294千字 2012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

ISBN 978-7-115-28323-8

定价: 38.00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67132692 印装质量热线: (010)67129223

反盗版热线: (010)6717115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崇工商广字第0021号



2011 年，何夕等参加作品签售仪式。



2011 年，何夕和姚海军在一起交谈。

作家小传



何夕（1971—），生于在成都市郫县，著名科幻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员。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现并入四川大学），本名何宏伟，1999年后改用笔名“何夕”，取“今夕何夕”之意。

何夕是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的代表人物，在大学期间创作了科幻小说《一夜疯狂》，此后又发表了《光恋》、《缺陷》、《电脑魔王》、《平行》、《盘古》等，其中《光恋》、《电脑魔王》、《平行》获中国科幻银河奖。1997年后因工作忙碌短暂退出科幻小说创作，1999年后复出，当年发表《异域》，反响热烈并获科幻银河奖。以后，何夕创作了一系列受科幻迷热捧的科幻小说，并于2011年出版《人生不相见》和《达尔文陷阱》两本小说集，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2011年获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何夕的作品主题专注于对宏观科学未来及人性善恶的探讨，十分垂青有关基础理论方面的科幻创作。这类作品的难点在于如何形象地把艰涩的科学理论告诉读者，如何在文学方面将宏观背景与人类细微的感受融于一体，而何夕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何夕已发表的作品均为中短篇小说，主要代表作品有《异域》、《田园》、《祸害万年在》、《爱别离》、《故乡的云》、《六道众生》、《伤心者》、《审判日》、《天生我材》、《我是谁》、《假设》、《十亿年后的来客》、《人生不相见》等。

序



人民邮电出版社邀我主编一套“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是科幻研究方面的专家，只是一个传记作者。不过，我对写作科幻作家的传记有特别的爱好，采访过不少有名的科幻作家。

我追踪华人科幻作家的人生道路已长达30多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对郑文光作过多次深度采访，80年代初又对童恩正进行过深度采访，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采访过的科幻作家更多了。

在采访过程中，我近距离接触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幻作家，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做“赛先生”的战士，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添砖加瓦，为人类的未来出谋划策。

我斗胆将华人科幻作家分为四代。第一代为20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科幻作家，如顾均正等，我把他们称为“古生代”科幻作家。我对“古生代”科幻作家没有什么研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把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83年，中国科幻作家被封杀为止的第二代华人科幻作家，称为“中生代”科幻作家。我对大陆地区的“中生代”科幻作家比较熟悉，深入跟踪采访了其中五位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家——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和王晓达。对“中生代”中大陆地区的其他著名科幻作家，如肖建亨、金涛、魏雅华、姜云生等，以及港台地区和海外的著名科幻作家，如倪匡、黄易、张系国等，虽看过他们的不少作品，但或无缘相识，或没有深入采访，不便说什么。我只对台湾地区的黄海进行过

采访，对他的儿童科幻作品很赞赏。我的小孙女对我说，她很喜欢黄爷爷的科幻童话。

第三代科幻作家是“新生代”科幻作家，这不是我命名的，但我认同这个叫法。“新生代”科幻作家是“中生代”科幻作家整体陷入沉寂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坚守科幻阵地的科幻世界杂志社精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并在90年代形成了气候。他们与“中生代”科幻作家几乎没有传承关系，很少看前两代科幻作家的作品，走着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追逐他们的上百万的科幻迷队伍。我采访过“新生代”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吴岩、星河等，并写了前五人的评传。

第四代科幻作家是21世纪涌现出来的新锐科幻作家，科幻理论界有的称他们为“后新生代”科幻作家，有的称他们为“更新代”科幻作家，我比较认同“更新代”科幻作家的叫法。我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写了《21世纪新锐科幻作家巡礼》一文，向广大读者重点推荐了12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锐科幻作家——江波、陈楸帆、拉拉、谭剑（中国香港）、迟卉、墨熊、宝树、夏笳、飞氲、李伍薰（中国台湾）、程婧波、长铗。

新锐科幻作家，即“更新代”科幻作家有什么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采用的是下面三个鉴别标准：

一是从时间上讲，是在21世纪才开始发表科幻作品或“窜红”，而为读者所知的；二是从作品质量上看，这批科幻作家作品要有深度、有厚度，有各自的特色，有独创性，其风格不能用前三代科幻作家中的某一位作家的风格来概括，被称之为某某“第二”；三是从数量上看，要有足够多的作品，特别是长篇科幻作品，这样才能跳出“科幻圈”，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

要编好“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丛书，仅有对科幻作家人生道路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识别科幻人才及科幻佳作的非凡本领才行。这个本领我没有，于是，我邀请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辑，毕身从事“科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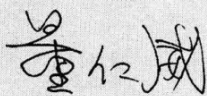
淘金”事业的著名科幻编辑姚海军，与我共同主编这套丛书。姚海军独到的慧眼，成就了许多“新生代”和“更新代”科幻名家，“淘”出了许多科幻名著。

姚海军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商定先从我撰写的科幻名家评传《穿越,2012》入手，第一辑出版十位“中生代”和“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包括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王晓达、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和吴岩的选集。

第二辑则准备从我正在撰写的《更新代杰出科幻作家评传》入手，出版“更新代”知名科幻作家江波、陈楸帆、拉拉、谭剑、迟卉、墨熊、宝树、夏笳、飞氲、李伍薰、程婧波和长铗等人的选集。

这之后，再陆续编辑“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更新代”其他科幻名家的优秀作品，出版第三辑、第四辑……

总之，我们欲与人民邮电出版社合作，倾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织之力，向读者全面展示华人科幻作家的面貌，推动中国的科幻事业不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一份绵薄之力。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陈仁威' (Chen Renwe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2年6月10日

目 录



- 001 / 六道众生 / •
- 063 / 爱别离 / •
- 093 / 审判日 / •
- 137 / 我是谁 / •
- 167 / 光 恋 / •
- 189 / 平 行 / •
- 207 / 小 雨 / •
- 219 / 伤心者 / •
- 255 / 假 设 / •
- 295 / 十亿年后的来客 / •

六道众生



引子

厨房闹鬼的说法是由何夕传出来的。

何夕当时才不过七八岁的样子，他们全家都住在檀木街十号的一幢老式房子里。那天他玩得有些晚，所以到半夜的时候饿醒了。他睡眼蒙眬地溜到厨房里打开冰箱想找点儿吃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鬼。准确来说，那是个飘在半空中的忽隐忽现的人形影子，两腿一抬一抬地朝着天花板的角上走去，就像在上楼梯。何夕当时大脑一片空白，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害怕，而是认为自己在做梦。等他用力咬了咬舌头并很真切地感到了疼痛时，那个影子已经如同穿越墙壁般消失不见了，何夕这才如梦初醒般地发出了惨叫。

家人们开始并不相信何夕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准是在搞什么恶作剧。但后来，何夕不断报告说看到了类似的场景，也是那种看不清面目的人形影子，仿佛厨房里真有一道看不见的楼梯，而那些影子就在那里晃动着，两腿一抬一抬地走，有时是朝上，有时是朝下，有时甚至会有不止一个影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那道并不存在的楼梯上，它们盘桓逗留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和人们通常在楼梯上停留的时间差不多。家人们无奈地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越来越深地陷入到恐惧之中，整天都用那种惊恐的眼神四处观望，就像是随时准备着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尽管别的人从来都看不到何夕描述的怪事，但这样的日子使得家里每个人都感到难受。于是五个月后，何夕全家都搬走了，他们一路走，一路冒着被罚款的巨大危险燃放古老的鞭炮。几年过去，何夕已经是十四岁的少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一天傍晚，他出于某种无法说清的原因又回

到檀木街十号，来到他以前的家。但是，他只驻足了几分钟便逃也似的离去了。

何夕看到，在厨房上方的虚空里，有一些影子正顺着一道不存在的楼梯上上下下。

1

很普通的一天，很凉爽的天气，在这个季节里这是常有的事。大约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何夕就再也睡不着了。他走到窗前打开窗帘，一股清新的空气透了进来。但是，何夕的感觉并不像天气这么好，他感到隐隐的头痛，太阳穴一跳一跳的，就像是有人用绳子在使劲地牵扯。

何夕正在努力回忆昨晚的梦境，那道奇怪的隐形楼梯，以及那些两腿一抬一抬地走动的影子。多少年了——也许有二十年了吧——那个梦，还有梦里的影子时常伴着他。经过这么多年，何夕也有些怀疑当初自己看到的东西只是幻觉，但他其实也很清楚没有什么幻觉能达到那么真实的程度。只要闭上眼睛，何夕就能清晰地看到那些影子的形态，它们奇怪的步履，以及影子与影子相遇时明显的避让，就像人们在楼梯上迎面相逢时的情形一样。一般来说，何夕并不是在梦里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那种人，但是与影子有关的梦除外。每当这个梦出现时，何夕就会意识到自己做梦了，而且他会在梦里焦急地想要醒来。有的时候他很快就能达到目的，有的时候他不管用了什么方法——比方说拼命大叫或者用力扇自己耳光——都不能从梦魇中挣脱出来。那种时候，他只好无比恐惧地一遍又一遍观赏影子们奇异的步态，并且很真切地感觉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但是昨天的梦有点不同，何夕看到了别的东西。当然，这肯定来自于他当年亲眼所见的情景，但可能由于极度的害怕以及当初只是一瞥而过，以至于这么多年来他都没能想起这样东西，只是到了昨夜的梦里他才又重

新见到了这样东西，如同催眠能唤醒人们失去的记忆一样。当再次见到它的时候，何夕简直要大声叫出来，他立刻想到这个被他遗忘了的东西可能正是整个事件里唯一的线索。那是一个徽记，就像是T恤衫上的标记一样，印在曾经出现过的某个影子身上。徽记看上去是黑色的，内容是一串带有书法意味的中国文字：“枫叶刀市”。这无疑是一个地名，但何夕想不起有什么地方叫这个名字。

何夕立刻打开电脑，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对所有华语地区进行了地名检索。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何夕始终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一想到一个埋藏了多年的秘密有可能即将揭开，何夕就按捺不住紧张的心情了。许多年来，由于那个事件，何夕在家人的眼里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尽管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嫌弃他，但是，他们显然把他看成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何夕至今还记得父亲弥留之际看着他的眼神。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但他显然对这个自小便与众不同的儿子放心不下。何夕读懂了他的那种眼神，如果用语言表达出来，那就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和别人一样正常？”正是这一点让何夕至今不能释怀。何夕从来都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自己才看得到那些影子。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家人都非常小心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但还是有些传言从一个街区飘到另一个街区。当何夕走在大街上时，他会很真切地感到有一些手指在自己的脊梁上戳来戳去，每当这种时候，何夕的心里就会升起莫名的伤悲，他甚至会猛地回过头去大声喊道：“它们就在那儿，只是你们没看到！”一般来说，他的这个举动要么换回一片沉寂，要么换回一片嘲笑。

当然，还有琴，那个眼睛很大、额前梳着宽宽刘海儿的姑娘。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何夕的心里涌起一阵绞痛。她离开了，何夕想，她说自己并不在乎他那些奇怪的想象，但却无法漠视旁人的那种眼光——她是这么说的吧……那天的天气好极了，秋天的树叶漫空飘扬，真是一个适合离别的日子。有一片黄叶沾在了琴穿的紫色毛衣上，看上去就像是特意做出来的一件装饰品。琴转身离去的背影真是美极了，令人一生难忘。

检索结束了，但是结果令人失望，电脑显示这个地名不存在。何夕感到自己的心脏在往低处沉落。他不死心，重新放宽条件作新的检索。这次的结果让他彻底失望了，不仅没有什么“枫叶刀市”，就连与它名称相似的城市也不存在。

何夕点燃一支烟，然后急促地把它吸完。他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座城市，为什么那座城市是不存在的？它应该存在，他明明看到了它的名字。它肯定就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由于海市蜃楼或是别的什么很普通的原因，何夕看到了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一定是的，何夕有些生气地想，我是正常的，和别人一样正常，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但是，那座城市，那座枫叶刀市究竟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个午夜梦回的晚上，何夕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去寻找一座叫“枫叶刀”的城市。秋虫还在窗外不知疲倦地呢喃，月光把女贞树以及盆栽龟背竹的身影剪裁后贴放在窗帘上，当晚风拂过的时候，它们就会很有韵律地摇曳。何夕那时还不知道，为了这个决定，他将经历那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事件，而且将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

2

天亮之后，何夕没有到他工作的报社去上班，他打电话请了假。然后，何夕便开始在电脑上写一封信，大意是向每一位收到这封信的人询问关于枫叶刀市的任何线索，同时希望他们能够把这封信发给另外一些他们认识的人。信写好之后，何夕做了些必要的润饰以免显得过于唐突，做完这些之后，何夕便向他找到的所有电子邮箱发出了这封邮件。本来，何夕也想在这封信里简单交代一下自己为何想要去寻找这座城市，甚至包括那些影子的事情，但是他最终没有那么做。

同时，何夕还在多处电子公告牌上发出了询问信息。做完这些事情之

后，何夕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坚信自己能够达到目的。几天之后，这个世界上起码有好几万人会知道这个枫叶刀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的人会越来越多，就像是从山坡上往下滚一个雪球。何夕感到满意的还有另外一点：以前是他一个人在这件事感到苦恼，而现在苦恼的应该不只他一个人了。

快了，就快有消息了。何夕无比惬意地想，反正这个世界上是有枫叶刀市这个地方的，现在通过世界各地的这么多人去打听一定能找到，这样想着的时候，何夕觉得自己真是聪明。何夕曾经设想过那封信会招致的各种后果，但他从没有想到那封信竟然会招来警察。发出信息后的第二天下午，二十名武装到牙根的警察冲进报社，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带走了他。何夕当时正闲着没事，看到一群警察进屋来，根本没想到和自己有什么相干，待人家如临大敌般目标明确地冲上前来时，他还下意识地朝自己身后看去——当然，他的身后没有别的人了。

何夕没料到警察会抓走自己，同时他更想不到警察并没有把自己送往警局。当蒙着何夕双眼的黑布被除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装饰风格是那种简约的豪华，从这样的品位可以看出，此间房屋的主人必定不是常人。何夕局促地站了一会儿，一直没见有什么人进来。从窗户看出去，外面山清水秀风光迷人，从高度上判断，这是一幢建在山腰上的建筑。何夕正想仔细探究一番的时候，门突然开了。

来人是一名四十出头的男子，衣着考究、做工精良，目光显露出只有地位尊贵者才具有的非凡气度，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的手里拿着几张纸页。“下午好，何夕先生。”来人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我是郝南村。”

“是你让人带我来的？”何夕小心地问道。

“虽然显得有点虚伪，但我还是要纠正一个字，不是带你来，是请你来。”郝南村不紧不慢地说，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做事不紧不慢的人。

“就算是吧。”何夕含糊地答道，他并不想招惹眼前这个人，“可是你们请——我来有什么事？”

“是为你发布的消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公告牌里看到了那则消息。”郝南村眯缝着的双眼给人的感觉像是两把锋利的刀，“你在找一座城市。”

何夕来了精神，他甚至忘了自己当前的处境，“难道你有那个地方的线索？快告诉我！说实话，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郝南村不易察觉地皱了下眉，“你还是先说说你为什么会想到去找那个地方吧。”

何夕犹豫了一下，他在想有无必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但是，对真相的渴望压倒了一切，何夕最终还是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彻底交代了。说到兴头上的时候，就连那个离他而去的姑娘也抖搂了出来——他实在太想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了。

这回，郝南村的眉头明显地皱到了一起，他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他紧盯着何夕的脸，目光里有毫不掩饰的怀疑。

“从小时候……”郝南村喃喃地说，“也就是说有二十多年了。”

“唔，”何夕点头，“我看也差不多。那会儿我才七八岁，现在我都快三十了。喏，就因为这事儿，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人家都以为我不正常。”

“你是说只有你能看到那些影像？”郝南村问道，“你确定别人都看不见——我是说在那些影像出现的时候？”

“那些影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它们一直在那儿，只不过别人看不到而已。”何夕说着话有些出神，“我觉得它们仿佛就生活在那里，那座叫枫叶刀的城市。”

“是吗？”郝南村笑了笑，“可是并没有那样一座城市。”

何夕一愣，他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说，“这不是真话，一定有那么一个地方。你带我来也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只是你的想法。”郝南村摇摇头，“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那样一座城市，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周游世界来求证。你的古怪念头是出于幻觉。”

忘了告诉你，我是一名医学博士，这里是一家顶级医院，负责治疗有精神障碍的病人。我是医院的名誉院长，我们愿意为你支付治疗费用。”

“你的意思是……”何夕倒吸一口凉气；“我是个病人？”

“而且病情相当严重。”郝南村点头，“你需要立刻治疗。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家人，他们听说有人愿意出钱给你治疗都很高兴，并且他们也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喏——”郝南村抖动着手上的纸页，“这是你家人的签名。”郝南村摁下了桌上的按钮，几秒钟后，进来了四个体形彪悍、身着白大褂的男人。

“把他带到第三病区单独病房。他属于重症病人。”郝南村指着何夕说。

何夕看着这一切，简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转眼间自己成了一名精神病人，他感觉像是在做梦。直到那四个男人过来抓住胳膊把他朝外面架出去时，他才如梦初醒般地大叫道：“我没有病！我真的能看到那些影子，它们在上楼梯！它们就住在那里，住在枫叶刀市！我没有病！”

但是，何夕越是这样说，那四个男人的手就握得越紧。走廊上有另外几名医生探头看着这一幕，一副见惯不惊的模样。郝南村笑着耸耸肩，做了一个表示无奈的动作，然后，他回身进屋关上了门。几乎与此同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代之以阴鸷的神色。

3

牧野静出门的时候显得很慌张，她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冲到地下停车场的。进到车里后，她立即拨通了可视电话，屏幕上欧文局长的神色相当紧张。

“第三十六街区一百四十八号，华吉士议员府邸。知道了。”牧野静大声重复着欧文的话，“我立刻赶过去。还有别的人吗？”

“这件案子暂时由你一个人负责。”欧文强调了一句，“根据情况初步